

J 甲板上的蝴蝶

iabanshangdehudie

在我看来，散文如果不是文学的，
那么我们所写出的“散文”也就不是散文了。



杨四海◎著



甲板上的蝴蝶

杨四海◎著

目 录

江边看羊

对岸

过东流老街

秋水之上

药的火焰

那些词在河水里汹涌

睡莲

腊月：在渡口

雨后的河

灯塔下

走上河岸的风

甲板上的蝴蝶

夜晚的病房

聚集地

返回

过桥方式两种

斜坡

触摸

午睡

街上的树

向下的河床

在河边

再去北京

秋天的湿润（二题）

街对面的唢呐

夜色中的站前广场

动静

向麦地里的叔叔鞠躬

雨夜书：想念母亲

冬天的流淌

后记

江边看羊

江边草地上的草已不像春天那样嫩黄，也不如夏季那样葱郁，但我看到有一只羊在江边——在江边的草地上吃草。羊有时候会停住咀嚼，用没有表情的眼睛望一望奔跑不分季节、不分日夜的河流，好像它要想些什么。或许它知道自己想些什么是不重要的，任何人不会为一只羊的想法而去做些什么，因此这只羊的想法是不能存在的，它的意义注定和其它羊一样，用吃草的方式去活着，用吃草的生活去度过自己吃草的一生。

江边草地上的羊正吃着秋风里的草，那些草有点枯黄，已不像上一个季节那般香甜而含有水分，咀嚼起来得费点力气与工夫，所以这只羊走到了水边，慢慢地吮吸着有点凉的河水，喉咙里发出河水穿过食道时的响声，这声音有些沉闷，像一个正生病的人用水灌药那样不怎么顺畅，可是吃药是要用水的，因为唾液的力量远远不能把药灌进身体深处，遍及五脏六腑。现在我知道了羊有时也得喝点水，在吃草的一生中，干涩了的时候得用水来湿润。

羊在草地上吃草，吃草的羊四只脚肯定是站立在

草地上，它安静地像一片从天空上飘下来的云，没有忧沉，没有一点失望的样子，它面对着的不是前方，它的视角所触之处和虎和豹和狼、甚至和我们人都不一样，只是左右两边视界中长在河边、地边、山上山下的草；有草的地方没有羊是很可惜的。现在，这只羊来到江边的理由很充分，因此它能把吃草这样的事情做得很认真、很踏实、很安详。

草地上的草在羊的嘴下慢慢地减去，我可以看见羊的面孔了，但我不知道羊是否也能跟我们人一样，有一种心灵上的感应？这会草地上的羊突然停止了吃草，用安详的目光找到了我望着它的眼睛。并向我咩咩叫了两声，就像是找我说话，可是我不懂羊在说些什么，也摹拟不好羊的叫声，因而我只能在这只羊面前默然无言。

我感到了持续注意一种事物的疲劳，我避开了羊的眼睛或是一件事物的目光，坐在了草地上，但始终没有让那只羊脱离我的视野。

江边的草地上有一只羊在吃草，我在江边看这只羊怎么着吃草，这件事情有意义吗？我不觉得没有意义，但是我真的说不出看一只羊吃草有什么意义？不过我觉得看一只羊吃草比看一个人或一桌人喝酒吃饭要有意思些。当然，我也常常成为那一桌人中的一

个，尽管不一定有意思，但意义却不用置疑地存在着，并且认为一桌人围在一圈吃饭这件事情的本身是因为意义才产生的。这一点，我深有感受。

羊吃草的样子很斯文，不紧不慢，有节奏、有韵律，使我感到了唇齿间的食物或脆嫩或绵软。草丛中那些开在秋季里的花它是不吃的，那些扑哧着一飞一落的虫子它也是不吃的，它只吃草或那些我们统称为草的野菜。我听得清楚，羊咀嚼野菜的声音与草不一样，可是我找不到非常贴切的象声词去形容。羊再一次停住了咀嚼，它在江边的草地上向河对岸望去，我不知道草在羊的眼中是什么颜色，我看到了江对岸也有一片草地——一片更宽阔更青亮的草地。但是谁又能把这只羊送到那片草地上去呢？这正如我看到邻居家的二媳妇时常把她那条宠物狗带到江南那片草地上换换新鲜空气一样，都是确凿而顺理成章的事情。

江边的草地上的草被这只羊用吃的方式剪矮了一大片，但草地还是草地，那只羊因此仍然站立在那种叫草的食物上。我闭上眼睛，躺卧在草地上，让太阳的光与河面上的风掠过我的身体……但我感到阳光和风都那么滞重，它们丝毫不能照亮或推动我的思考。

我睁眼时已看不到那只吃草的羊。那只在江边草地上吃草的羊已经在我“思想”着的那一刻，逃脱了我的我的视线……

没有羊的草地不再给我留恋，我是不吃草的，不吃草的我得赶回城里去吃晚饭，然后在没睡觉之前想一想自己的一天为什么也可以这样过去？

在城外 20 公里处——一个叫任店的江边草地上，我与一只羊相遇。我认为，它是一件不可以被我忽略的事物。

对岸

一条河流的另一边——对岸一直哑然无语地触及着我的生活，这种触及是那样地不动神色，它是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明明白白站立在我视线的对面，连接我与它的是头顶上面的很辽阔的天空，而脚下的河流尽管也是一种连接，但这种连接一经有了“水流”的穿过，就被我们认定为是一种隔断。

对岸绿意盎然，风从舞动着的柳条处吹来，掠过湍急的河流水面，软软的，如同抚摸，充满了那种叫人去聆听绿野的撩拨。我很向往对岸。对岸的这一边——我所居住的城市如今已没有什么绿色或者少有绿色，更没有鸟声，它已被那种在风面前纹丝不动、形态固执的水泥的灰白颜色替代。

可是我没有办法走到对岸。这条河流太宽太长，我不可能走到它的源头，然后再走回我现在这个地方的对面，我只能用“渡”的方法“走”到对岸。其实任何一条天然河流的岸线都很辽远，“走”到对岸去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渡”或“趟”（浅水的河）。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想到了湖或塘边的陆地——湖岸与塘岸，在我的眼里，湖和塘是无所谓对岸的，它的岸

的起点与终端总是混淆得可以置换；海的另一边也有岸，但那岸太遥远了，它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因此那种对岸的存在对于我只能是一种有真实背景的想象；而淙淙流动的溪水是没有岸的，岸或对岸因为有足够大足够能量和明确流动方向的水而形成。

对岸原本就存在于自然，存在于我们的真实的生活中，存在于每一部汉语词典中的某一页上，可我的“对岸”在逼近我的时候，我才有了“对岸”的感觉，“对岸”是那样生动地隔着一条河流站在了我的对面。

我还记得我 18 岁的“对岸”。那年“双抢”后一连几天的暴雨使我们的心情变得与天气一样郁闷。我和插队伙伴小萧为了驱散这种郁闷，在雨歇住的那天，用 4 个小时走完了 40 多里山地，来到了那位朋友的居住的村庄。可我们走不进暮色中他所居住的那座村庄——那条我们走过好几次的白沙河已不是先前的模样：绵软银白闪亮的沙粒铺满了河床，即或有水，那也是极致的清澈，一滩一洼地凹在那儿成不了流水。而此时的白沙河在我们面前摇晃着嘶噎着，河水正激怒地拍击着我们脚下的陆地；我看到有一只美丽的鸟从一团灌木丛中拔地而起，扑楞地冲向河心，然后很优雅将翅膀伸展在身体的两侧，一动不动地悬

浮在河面的上空。后来那只鸟在我们眼前消失了，它飞到了我们的对面——这条河流的对岸——暮色中渐渐朦胧起来的村庄。

一只鸟或这一只鸟的飞翔使我们看到了对岸、对岸的村庄。我们必须走进对岸的村庄。

后来我们终于走进了那座我们必须走进的村庄。我们凭着推断，在昏黄的月光下沿着长满杂草、灌木的岸线向河流的上游走去，找到了一座非常古典非常具有诗意的石桥，踏上了“对岸”。“对岸”此刻已不是对岸，“对岸”已因为一座桥和走过了桥的人而发生了空间上的置换——对岸在原来“对岸”的对面。

这是我对“对岸”概念的一个体验，这个体验中的“对岸”一直像湍急的河流撼动着我的思绪。1998年夏季，我面对的这条河流威胁着我所居住的这座北岸城市，威胁着缘水而筑一个又一个白墙青瓦的村庄，我以城市守护人的名义值守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闸口上，想到的是一种使命性的责任，可是我意识中的这种责任却有着某种不能原谅的虚假，因为这种责任里包含了对河流南岸的淡漠与牺牲，每当南风从对岸吹过来的时候，北岸城市的水位就会上涨，我也因此忧心忡忡，希望风能够改变方向，只要风不是向北岸刮，甚至掉个方向由北刮到南岸去，我的心都不会

这样忐忑不安；当知道河流上游或下游的某一个地方被拟定为分洪区时，我们的心里才有了些安慰与轻松。洪峰来到的日子，我们在坚守责任的同时，也想到了减负责任的分洪。如果是我们承受这种分洪的责任呢？我问过自己。我们的生活就这样被北岸规定着，而且是以一种责任的名义规定着。

河流上的航船是没有“对岸”的——他们的“岸”是以河流的流向规定着：面对下游方向，身体的左侧为左岸、右侧为右岸，所以河流的两岸都给予了他们最真挚的跳板。

现在，我乘船用“渡”的方法“走”上了“对岸”，然后再和航标（岸标）巡捡小组乘一辆越野车奔跑在“对岸”的大堤上，我看到了河流对面的城市在移动，或者说是我们车下的大地（岸）在移动。后来车突然停了下来，我所感到的那个移动的过程也就骤然而止，但夹在两岸间的河流仍然在以一种“流过”的方式移动着。这是谁都能遇到的一种客观现象，因而我不会为此疑惑，但我的疑惑依然存在。不仅河流上的行船没有“对岸”，河流及河流上面的天空也是没有“对岸”的，可为什么我们一旦走上河流两岸的任何一侧时，就会把河流的另一边看作是“对岸”？

过东流老街

……公元 953 年设东流县。

1958 年东流、至德两县合并为东至县，并迁址 25 公里外的尧渡。

——据《东流县志》、《东至县志》

晌午的东流。濒临长江南岸的东流。在岸边漠然望水——望了一千又五十年的那个东流。当我又一次踏上皖西南边陲的这个小镇时，我总记得十年前它的客轮码头上曾有过的熙熙攘攘，也还能想起是那一声古老的叹息：“大江曲折来，到此如东流”——使它有了这个地名。

——诗人的叹息已不在这个晌午的江边抑扬顿挫地响起，可江水流到了这儿，便突兀地辽阔起来，一如当年那样没有半点改变，那古老的“叹息”也因此有理由在今天的流水里汹涌！东流，漠然望水的东流！——县治所在地的“东流”已经从它的版图上“流”走，流不走的仍是那一江的流水，一江的流水还从那个地址上经过，还在它的岸下向东流着……

在东流，那条南北、东西走向的十字老街已经被

我多次走过，似乎再也不能给我身在别处的兴奋。明清年代铺砌的麻石条路面，宽度的细瘦几乎让人局促，此时正在返潮，沁透着石材纹理那褐红色的湿亮，倒映着我蹒跚移行的身影。街两边官宅民第与店铺，鳞次栉比，却门前冷落，进出的人也不多，他们和我穿着同时代样式的衣裳、操着与我相差无几的口音，在和街上的那些人一句一句地说话。那些走在街上的官吏、车夫、马贩、肩客和茶商的身影，还有渔家、屠夫、菜农、摊贩的叫卖声——都早已远离我而去，挤进了历史的隙缝里——在今天的这儿，我又怎能听见他们的说话、望见他们的脸？

街的天空狭长而明亮，云朵飘过去的时候，看上去也比别处的白，也有几朵是朴素的青，就像被水刚洗过的那种青，当它们飘在街的天空时，街上的光线便会暗淡下来。在暗淡之中的还有青苔。墙壁上的青苔。——马头墙跟处的青苔格外肥厚，而且碧绿，它们也许是东流镇上最不显眼的植物，但我知道青苔不像地上的那些草，能将自己的根须扎进土里，它们的根没有壤土可扎，是生在自己的茎杆与叶片间——与茎、与叶一起，紧贴在这古老的壁墙上，吮吸着岁月深处那最是细微的汁液……

……在这一个江南的晌午，老街的内部已传来蔬

菜下锅时沸油激烈的声响。有一位红衣的女儿从那边的街口与我相向而来。两分钟后，我将走出这条街，她将走到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倏忽间，一片青瓦被风吹落在珠檐下的那家宅门前，并瞬间开裂，或许这一声清脆的瓦裂之响，不足以惊动那位耳背的老婆婆，她依然如故地坐在宅门前的石狮子旁，捧着一把黄铜水烟袋，咕噜咕噜地在吸烟。她脸上绉纹犹如核桃壳上的那些沟沟壑壑，已纵横逼仄地没有了一丝水的湿痕……

……街口之外即是新街的水泥路面，它宽阔，陡然向上，再向南，右转，那儿——农贸市场的喧闹会骤然涌向你的耳鼓。——这是我多次经过东流老街之后的内容之一。

秋水之上

过了立秋这一天，这堤岸下的流水就是秋水了。尽管这时候的天气还是那样热，丝毫不见秋天到来之后的凉爽，让我们体内的汗水不再向皮肤的表层奔涌，但秋风吹到了河上却是一个发生在秋天中的事实，它使河流少了些往前的喧嚣与浊浑，并在岸下渐渐矮去，静静地流在了秋的天空下……

从城市的码头，乘一艘快艇，沿着岸线的蜿蜒奔跑，是我这个季节重复性的工作任务之一。秋水之上，进入我鼻息之间的首先是河流的气息，在这个季节里，它仍然有点腥气，只是薄了一些，我熟悉这种的气味，它不能被我看见，那是来自河水身体内里最新鲜的气息，它只存在水的流动中，并且，必须凭借河流流水的力量，才能从波的谷底，迅猛地爬上浪的巅峰，然后，再飘浮在河的上空。在秋水之上，我的目光肯定要被快艇溅起浪花洗亮，不再被岸上飞起的尘土迷离，它是潮湿的，潮湿地落在北岸洲头镇那一片缓缓落下去的河滩上。在我的视野中，滩地上那些躯干粗壮的柳树和高高的白杨几乎遮住了我向堤坝方向的眺望——那里有一座不是很高的过河标志，它立

在那儿好多年了，甚至那堤岸下的柳树和白杨还没栽下的时候，它就被我的前辈栽在那儿了，可是它还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秋天里将被撤除。（在它旁边，新的混凝土结构的塔型灯标就要砌起，正翘望着岸下的流水）

而栽种在它前面的柳树和白杨显然还不会老去，它们依旧在这个季节里葳蕤，绿得仔细，即使河流的反光强大，但要想穿过它们枝叶的缝隙也不那么容易，因此，那撒向河面上大片大片的阴影就有了堆积的意思。其实，有些事物不可能在我们视野的空间被堆积。比如几乎所有的声音、光线，还有这些树或不是树的事物们的阴影，它们只在到来之后的某一个时间再离开那个地方，或者消失，或者返回原处，但又有谁见过它们在那儿用堆积的方式来证明堆积的自己？是的，它们的堆积只是我的一种印象。而印象，在我意识里从来就是真实的——但并非是最确凿的真实。滩边河面上的白色鸟群不想这个问题，或许那里的每一只鸟儿都不想这个问题。在秋水之上，它们最关心的是否能在那片树阴的波澜里，觅食到一些不堪阳光直射游向阴影的小鱼和虾子。这一点也许与我相似，现在，我关心的是建造在那个村庄边地上的灯塔，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竣工，我得听听那个村